

执政党与意识形态

作者：徐绍刚

文章来源 《政治学研究》增刊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是一定利益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体系，是该阶级、集团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构成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不同阶级的执政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资产阶级执政党注重意识形态的隐秘性和渗透性，绝非“淡化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需要不断巩固、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关键词：执政党；阶级；共产党；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及其构成和政治功能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最复杂与最难掌握的概念。除了其本身的内涵与定义具有争议外，更因为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它是一个含有“不科学的、带有政治染色的、形而上的、抽象的甚或是乌托邦的”等等贬义的词汇。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知道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或如何是“意识形态的”。

从词源学上来看，“意识形态”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观念、学说”。而一般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使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¹其后，“意识形态”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不同的人在使用时有不同的解释。

（一）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一定利益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系统的、直接的、自觉的反映。由此界定出发，可引申出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认为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能动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解释”和“批判”是其重要功能。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第二层含义却有了语言学上指称的不同：一种是比较广泛的理解，亦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是相对应的，不同的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另外一种理解则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即认为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是“被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或复辟过去社会制度的愿望所曲解了的一切思想；思想体系是既得利益或反动纲领的表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是意识形态，就在于它作为统治阶级思想体系的虚假性。霍克海默则进而否定了一切带有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干脆说：“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狭义的理解是“意识形态”被作为贬义词使用的代表性说法之一。卡尔·曼海姆曾经对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含义的不同使用情况做过如下区分：

“当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表示我们对由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当我们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哪种使用情况，只要是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就必然具有“阶级性”这一本质特征。这样也就引出了“意识形态”的第三层含义，即，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该阶级对于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其中最核心的是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从属阶级的成员也和统治阶级成员一样需要为自己构建一个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能看懂现存秩序，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现存秩序变得合理和正当，从而为他们的心灵带来一些宁静。”但这时候的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是自发的、消极的顺应，而不是自觉的、能动的反应，就不可能有作为“整体性阶级意识”的自觉的意识形态。这使得被统治阶级缺乏阶级主体性，而这恰恰是取得执政地位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的。被统治阶级“只有当其发展到可以在政治上挑战统治阶级时，才会有阶级意识，才会开始精心编织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内在一致性的对立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水平，反映了这个阶级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水平，实际上标志着该阶级的主体性如何，标志着该阶级能否成为自觉的阶级，并因此而直接与政治领导权发生密切的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意识形态也都不得不反映共同的对象——客观现实（虽然由于其立场和出发点不同，结论也不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也可能反映不同阶级一定程度的共同愿望。同时，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不同

意识形态之间某些方面对话的可能性。但是，意识形态由于其阶级性，当然不可能存在被所有阶级都认同的所谓“永恒真实的”意识形态。在存在着经济地位的本质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对于不同的阶级主体而言，是否、以及能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区别意识形态的“真实性”的根本标准。在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从来不隐瞒阶级性赋予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无穷的力量。卡尔·曼海姆说得倒也符合实际：“运用意识形态分析揭露其对手那些隐秘的动机，确实有时似乎是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权利。”

（二）既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式中直接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社会是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构成也必然是复杂的。其中包含着一些最基本的要素：

1. 对本阶级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的认识，这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内容。这种认识包括了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与评价、本阶级社会的和历史的定位、以本阶级根本利益为基础的需要和愿望，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发展到使被统治阶级能够不仅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而且能够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水平，带有彻底的、根本的革命性意义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发生。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本阶级利益以及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认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作为阶级意识高度浓缩的意识形态也不得不有一定的变迁。

2. 为了能够说明“利益”，意识形态中必须包含（至少是隐含）认识现实世界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比如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这些思想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可分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个基本派别。关于方法论的思想表面上看起来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但它却是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的框架。

3. 能够说明利益正当性的价值系统，亦即评判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斗争直接和主要的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其实质是不同阶级利益之间的差异与较量。

4. 作为意识形态价值系统核心的、以本阶级根本利益为基础的目标体系。它体现着该阶级的终极关怀。意识形态如果不反映现实，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社会目标的体系，就不可能具有吸引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无产阶级则宣布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目标体系也是有结构的，体现出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也体现着不同时空条件、不同要求的层级性。意识形态中的目标体系往往是侧重于共性的、普遍性的、抽象的、理想的一面，并以此来统摄个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现实的一面。但是，如果试图割裂这两方面的关系，就必然损害意识形态自身的逻辑联系，或者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往往造成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甚至对立，从而带来意识形态的崩溃。

（三）本质和结构产生功能。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概念，概括地说，其主要的政治功能体现为：

1. 认识功能。亦即意识形态能够提供认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代表着该阶级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它有助于阶级主体性的培养和提高，也有助于阶级成员透过由无限丰富复杂的利益关系构成的社会图像而把握“社会本质”。无产阶级通过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遮蔽”而带来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表明了阶级力量的增强，正如卢卡奇所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真理是获胜的武器，这一真理越是无情，它就给无产阶级带来越大的胜利。这就使我们愈加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猛然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要资产阶级进入这一领域，它就要失败。”

2. 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而“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了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既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观念体系，也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思想旗帜。意识形态有助于阶级等政治集团及其政治行为赢得支持，获得普遍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组织、创新的能力，这是统治阶级保持社会政治统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被统治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和地位而进行斗争的内在依据之一。

3. 价值引导和教育功能。意识形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其目标体系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方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个性”为最终追求，并以此来

判断一切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教育并引导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而“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该阶级的政策，从而使该阶级的价值追求成为现实的行动。

4. 社会整合和规范功能。“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自我意识，当然也就集中反映了该阶级或集团成员的整体共同利益。“当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固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在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整合，必然对其成员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意识形态的物化形态（如政治制度、法律规章或组织纪律、社会及团体内部舆论等）的外在规范，又有由于认同而产生的成员个体内在的自我规范，从而使组织在整体上表现出有序性甚至一元化。

二、执政党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当今世界的执政党，从本质属性上来区分，可分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和资产阶级执政党。列宁曾经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党的斗争。”揭示了政党的阶级性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政党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不仅“主义政党”如此，“选举政党”也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和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一套东西与别的政党毫无两样，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对于执政党而言，更不可能完全抹去意识形态的痕迹。“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

作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执政党必然成为各种利益矛盾的集结点，从而使得其“代表性”越发不能回避。一般而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将该党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使得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资产阶级执政党与意识形态

从历史事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执政党在面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时，曾经将意识形态问题上升到吓人的高度。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就是“麦卡锡主义”时代。从现实来看，资产阶级对于教育、舆论和大众文化的控制与渗透，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影视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对新闻的干预。马尔库塞曾经用“压迫性的容忍”来概括这种虚伪性：表面上是多元和容忍，而实质上始终有主流性的意见在压迫不同观点，这是潜在的思想控制，并不比公开的独裁更好。但是，在表现上，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又似乎确实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淡化，这是因为：

1. 现代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讲是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无论标榜多少种“主义”，其思想内核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占据主流地位——都是吻合的，与当前世界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第二大形态”的历史大背景也是吻合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同商品经济的观念一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当今世界，各种宣传铺天盖地。尽管这些‘公共关系’信息各有不同，但在那些喧闹和持久的宣传中，没有一个是敌视现存秩序的。特别是广告，尽管没有自觉地从意识形态宣传，但它却对支持现状的价值和信念起到强化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融合在资本主义主流社会意识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权运作方式上的高度成熟与政权控制力量的增强，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从属阶级创造一个与统治者相分离的世界的可能性更小。”

2. 从政党功能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选举型”政党希望通过选举而依法、有序地争取执政权，把尽量多的人“拉入”党内。发展党员的重要目的是多拉选票，这在使党员结构多元化的同时，也就决定了政党在组织上的“宽进宽出”，在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化，掩盖其阶级性。可以说，执政党作为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管理上的“代理人”这一地位，决定了它必须以“共同利益”的口号作为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为了选举的需要，它们的纲领必须强调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借各阶层“共同利益”掩盖其自身的阶级利益，使意识形态呈现出某种“包容性”和“变异性”的表面特征来。

3.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某些调整，使其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特点，中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对“新中间阶层”的争取是政党能否获得执政党的关键。这种现实也必然反映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之中，出现了某种层面上的“多元化”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冲淡”或“稀释”效应，迫使各政党的纲领比较趋同。

4. 当前国际上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点的转向也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以塞缪尔·亨廷顿、弗·詹姆逊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转向对世界格局从文明、文化等视角进行观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上都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形态。

此外，政党运作方式的转变，如政党的专业化与产业化使民间的各种竞选公司、竞选费用公司、民调公司等派上用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这些机构一般呈现出“中立”的政治面貌。

（二）共产党与意识形态

执政的共产党同没有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是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的区别，而同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却是根本的、原则性的、政治性的。这种区别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无论是否处于执政地位，都必须始终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因而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将伴随无产阶级的始终，并在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过程中不断发展、创新。任何借口“执政”而回避、弱化、放弃党的阶级属性，模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做法，都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只要党的性质没有改变，这种做法就注定要失败；而如果改变了党的性质，那么，这种做法必然因其反动性而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1. 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和完整性、先进性以及改造世界的的能力就受到极大的损害。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隔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卢卡奇也认为，“对无产阶级来说，‘意识形态’既不是随从于斗争的旗帜，也不是对它自己目的的一个掩饰物，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目的和武器。就无产阶级来说，每一次无原则和非原则使用策略都会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低级‘意识形态’的水平上，并且迫使无产阶级使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策略。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迫变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从属的、受束缚的角色，而不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的角色，从而也就剥夺了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力量。”

2.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阶级先进性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资产阶级价值观消解的危险。“意识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唯一作用，自始至终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他们以微小的‘现实政治’取代了重大的原则斗争，正是这一原则使我们回到客观经济过程这个根本问题上来。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区别在于，它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完全没有被这种偶然性所推动，而且它本身是这种偶然性的动力，并且在根本上推动着社会变化的进程。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脱离了这个根本观点时，也就是脱离了产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个观点时，从而他们就把自己置于资产阶级意识的水平上了”。因此，加强意识形态，“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历史任务。任何阶级性如果不能形成阶级意识的最高形式——意识形态，就不会具有全面、持久的执政能力，就不会有以自己的阶级本质稳固执政的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阶级政党要不断发展和高举自己的理论旗帜。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人阶级政党生存、发展和保持性质不变的内在需要。”在“第二大形态”的历史背景下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当今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现实条件下，这一点尤其重要。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克服庸俗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力量。

“一个政党合法性危机的起点是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和转移，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对于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尤其需要处理好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动，如果不能对利益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进行分析并找出其客观规律，对于执政的阶级主体的根本利益缺乏科学的回答和解释，意识形态将没有任何真理的力量；而如果没有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础，意识形态注定失去现实的物质力量。意识形态的坚持、发展与创新，已经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3.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历史教训。苏联垮台是苏联领导人从丧失共产主义信念开始，到丧失统治意志为止的过程。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东崩溃首先是信念的崩溃。当一个党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当人们对自己几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失去了心理和道德依据，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信心，这个党、这支队伍和这个事业还怎么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呢？”俄罗斯学者在总结苏联的教训时沉痛地说：

“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形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一起开始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如果说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教条主义盛行的话，那么在其最后年代，苏共领导开始疏远马克思主义，并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偷换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相对主义基础上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没有科学意义；理论中根本不应当有任何‘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会妨碍理解生活，等等。今天，普通人和理论家们身处俄罗斯社会野蛮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已经开始明白，所有这些议论无非是一种遮掩新资产阶级政权掠夺和剥削劳动人民过程的意识形态装饰而已。”教条主义损害着党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则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